



紫檀·著

漂泊的城与国

WANDERING AMONG CITIES & COUNTRIES

伊云小镇：莱芒湖畔云水谣 萨尔拉：最后一站感伤
水性杨花威尼斯：前尘往事若非梦 冰岛：一个人的海角天涯
捷克布拉格：错过的幸福时光 圣彼得堡：俄罗斯之往事不堪回首
桑托里尼：见证爱琴海的地久天长 吕勒奥：柯尔克街的夜莺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紫檀·著

漂泊的城与国

每一道风景的生动和多情，
都是对行者的至高酬谢。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城与国/紫檀著.

(紫檀作品系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136 - 1998 - 1

I. ①漂… II. ①紫…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334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1998 - 1/I · 84

定 价 3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都市修行者·紫檀作品·漂泊的城与国

▶▶▶第一篇·法国篇

- 003 伊云小镇:莱芒湖畔云水谣
- 010 佩里格:半城田园半城往事
- 018 迪南:百年沧桑
- 023 萨冈问候翁弗勒尔:你好,忧愁
- 027 佩胡吉古镇:八十个人筑一座城
- 033 萨尔拉:最后一站感伤

▶▶▶第二篇·瑞士篇

- 043 纳沙泰尔:寻找欧洲第一株葡萄
- 051 疯狂苏黎世:一百万人的狂欢
- 056 情迷“杀人峰”:马特洪峰

▶▶▶第三篇·瑞典篇

- 065 乌普萨拉:那轮不落的老月亮
- 072 吕勒奥:柯尔克街的夜莺
- 079 约克默克:探访生活在北极圈的神秘民族
- 084 基吕那:亲身感受冰旅馆

漂泊的城与国 · 目录

➤➤➤第四篇 · 意大利篇

091 罗马：帝国的黄昏

097 水性杨花威尼斯：前尘往事若非梦

➤➤➤第五篇 · 希腊篇

107 雅典：废墟深处的毁灭与重生

114 桑托里尼：见证爱琴海的地久天长

➤➤➤第六篇 · 万国篇

125 圣彼得堡：往事不堪回首

134 里斯本：最后一只游走的蜥蜴

143 巴塞罗那：午夜的孤单星球

149 从特里尔到白天鹅：遇见马克思

154 萨尔茨堡：一座古城，三种荣耀

161 冰岛：一个人的海角天涯

167 布拉格：错过的幸福时光

177 编后记



➤➤➤ 第一篇

法国篇



伊云小镇：莱芒湖畔云水谣

欧洲秋意盎然时节，我正在瑞士旅行。十月中旬，我乘火车从伯尔尼到洛桑，1 小时 10 分钟的旅途很短，窗外萨奈（Saane）河美景都没来得及看够，火车已经进站。关于洛桑，我已经来过两次，从规模上讲，虽然它位列瑞士第五大城市，但自然风光远逊于英格堡（Engelberg）和卢加诺（Lugano）这样的小城。我之所以把瑞士之行的最后一站定在洛桑（Laussane），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日内瓦湖直线向南到对岸，就是法国小镇伊云，从洛桑乘船渡过日内瓦湖，是从瑞士前往伊云的最近一条路。

40 分钟后，我在伊云码头上岸，却遇到了麻烦——全船 30 多名游客中，只有我和一对来自布拉格的母女被法国边检警察扣下。原因很简单，法国虽然是“申根”签约国，但在“申根”六国中，法国对《申根条约》的态度最为消极，坚持边防检查。我向警察示意我的护照有“申根签证”，但那位态度傲慢的警察解释说瑞士不是申根缔约国，只加盖“申根签证”是不能由瑞士进入法国的，必须有法国的正式签证才可以，所以必须把我们退回瑞士一方。争议良久，最后的解决

办法是把护照押在边检站,回程时再发还,条件是“活动范围只限伊云,停留时间不得超过三天”,折腾半个小时,方才进入伊云。

历史深处那汪清泉

伊云(Evian)属于法国阿尔卑斯大区,坐落在日内瓦湖南岸。日内瓦湖属于瑞法两国共有,法国一方称其为莱芒湖(Lac Léman)。伊云背靠阿尔卑斯山,大部分建筑临湖而建,从湖中的游船看上去,就像一本平铺的书在湖畔展开,没有纵深。如果不是闻名全球的矿泉水,它就和阿尔卑斯山区无数个小镇一样,被淹没在枯燥的历史深处。

伊云是个小镇,仅有 7000 多人生活在这里,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流动人口”——在矿泉水厂工作的工人、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和来此度假的外地人。人口的递减,在欧洲乡村很常见,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一代被远方吸引,相继离开伊云,到日内瓦、里昂、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去寻找更大更新梦想,留在镇上的大都是老人和喜欢乡村生活的有钱人。伊云人经常用一句经典笑话来自嘲:如果哪天看到一个年轻人留下不走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看上了哪个姑娘,要么被矿泉水灌晕了头!



伊云小镇一角

镇子规模小,历史却很悠久。镇上那座教堂建于 16 世纪晚期,塔楼数次毁于战火又数次重新屹立,已经成为小镇的标志性建筑。比教堂更早的建筑要数镇中心交叉成大十字的两条石板路了——如果小路也算建筑的话。它们的砌成年代在 14 世纪初,当时莱芒湖经常水漫沿岸,村民便从山上搬来石板铺了两条小路,一条通往湖边取水,一条贯通唯一的街道。

17 世纪地球曾经有过一段相对“温暖期”,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急剧融化,

1661年夏季,镇子里突然涌现出20多个喷泉,大部分分布在山脚一带,也有7个从人家的院子里冒出来。伊云从此过上“吃水不出门”的美好日子——不仅自己饮用,还用泉水灌溉、饮羊饮马,多余的泉水则通过排水沟白白流入莱芒湖。直到18世纪,人们才认识到伊云的地下岩层具有“化雪水为神奇”的本事。

1789年6月,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在巴黎爆发,巴士底狱被攻占后,新兴资产阶级和平民继而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大批巴黎贵族四散奔逃,一个叫马贵·德·雷萨特(Marquis de Lessert)的贵族逃到伊云投奔远亲卡沙(Cachat)。长途跋涉加上惊慌失措,他的肾病不幸发作。当时条件下,肾炎是一种不治之症,雷萨特只能束手等死。但是,当他在卡沙的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后,惊奇地发现肾炎已经痊愈,思来想去终于找到原因——卡沙庄园有一口长流不息的泉眼,当时人们认为泉水来历不明,不能饮用,只用它来灌溉。由于当时对“君主派”追杀严厉,为了不暴露身份,雷萨特便住在泉眼旁边水渠管理人的小屋,他想自己反正是将死之人,喝什么吃什么无所谓,于是每天直接饮用泉水,没想到误打误撞治好了肾病。

这件奇闻迅速传开,在那个科学相对落后的年代,人们蜂拥而至,都来体验伊云水的神奇,医生更是将它列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动不动就给病人开个“到伊云水疗”的处方。面对每天蜂拥而来的水疗大军,卡沙先生看到了商机,他不仅在庄园内修建了几十间收费水疗室,而且把泉水装桶卖出去,生意好得不得了。这一举措使伊云泉水名声远播,一时间小镇名流云集,欧洲上流社会都以品味伊云水为荣。现在,伊云7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矿泉水,卡沙庄园的泉眼被誉为“伊云历史深处的一汪清泉”。

1839年8月,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情侣,作家乔治·桑和钢琴家肖邦来到伊云。那一年“多愁多病身”的肖邦29岁,患上严重的肺炎无法治愈,时常咳血,不得不靠“放血疗法”维持生命。听说“伊云水”具有神奇疗效,他们立即从乔治·桑的故乡诺昂(Nohant)赶来。每天上午,乔治·桑陪肖邦散步走到卡沙花园,用随身携带的一只水罐接水喂给肖邦喝,可怜这位伟大的钢琴家,每天都要空腹喝下两大罐矿泉水才算完成一个疗程。

他们居住的古堡在教堂后面,与钟楼只隔了一个小小的鹅卵石广场,喝过水

之后,肖邦回到古堡创作凌乱的《降B小调奏鸣曲》,乔治·桑写她的小说《斯皮里迪翁》的结尾部分。肖邦非常喜欢这座古堡,称之为“地球上最有诗意的居所”,他喜欢在雨天创作,乔治·桑说:“他的曲子充满了雨滴溅落在屋瓦上的回声,这是他想象中圣歌从天国落进心田的眼泪。”音乐史专家泽林斯基评价这首曲子:“在压抑和悲观中写成,带着生命的疲倦。”

伊云现在的大部分建筑在1870年与1913年之间完成,市政厅、赌场和大教堂等地标都是那个时期的建筑杰作。乔治·桑和肖邦住过的古堡也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两个文艺史上闪光的名字。在古迹保护上,西方国家和我们有着截然相反的措施——历史古迹消失就是消失了,不会重建,最多在覆盖原址的建筑上镶嵌一块铭牌,上面注明某年某月某位名人曾经在此居住过多久。在欧洲人眼里,无论伟人还是名人,一旦进入历史就该封存,我们却一定要把他们拉回来。

伊云是座水做的城

伊云临水的一面是长达3公里的“湖畔漫步街”。从最东边的墨泰斯(Mouettes)码头一路向西,一边是高低不平的伊云镇,一边是泊满游艇的莱芒湖。我也算走过很多欧洲小镇了,但是一脚踏进伊云,还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它的山水能洗清人类的灵魂!

“湖畔漫步街”的尽头山水相连,茂盛的云杉林里就是著名的伊云矿泉水厂。这座水厂建于1905年,估计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极少有人知道“矿泉水”这个概念,伊云水被当作奢侈品专门供给欧洲皇室和富豪饮用。全世界97%的水是盐水,2.1%的水来自地球南北两极的冰山融水,只留下0.84%的水供人类饮用,而这其中只有0.00000004%是伊云矿泉水,而正是这十亿分之一的水,在全球饮用水市场的占有率却高达10.8%——这就是伊云的品牌战略:卖的是纯净自然,赢的是高端市场。

现在,每天有大约500万公升的伊云水装罐后销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高档酒店诸如丽兹、希尔顿、巴黎大酒店、华尔道夫饭店和史蒂文斯大饭店的指定用水。一瓶350毫升的伊云水,在“水比油贵”的马尔代夫能卖到15

美元,那里的度假酒店比的不是室内装潢和星级服务,而是看哪家酒店为客人提供的免费伊云水多。

伊云矿泉水公司在镇上拥有多处水源,其中4处免费提供给居民饮用,但是常年开放的仅有两处,最大的免费水源地 Source Cachat 就在镇中心商店街附近的“古代饮水厅”(La Buvette Cachat)对面。我站在一旁看了很久,水龙头不间断的流出清澈透明的泉水,前来取水的人形形色色,老人、小孩、情侣、流浪汉都有,接水的容器也千奇百怪,有很大的木桶、10立升的塑料桶、敞口瓶、玻璃瓶和可乐瓶子等等,很多游客什么容器都没带,嘴对嘴猛喝一气儿也算不虚此行。一个开车过来的瑞士人扛着一个50公斤的大桶,足足接了十多分钟,才抬上车拉回瑞士。

我也学着那些游客低下头咕咚了几口,除了清凉甘冽,对我这个偶尔才舍得花21块人民币在国内超市买一瓶“伊云矿泉水”的人而言,真的说不出伊云水究竟好在哪里。其实,伊云镇背后的阿尔卑斯山才是伊云水的源头,高山融雪和山地雨水在阿尔卑斯山脉地下,经过长达15年的天然过滤和砂层矿化,才蜕变成富含镁、硅、锶、锂等多种微量元素的伊云水。但奇怪的是,同样来自阿尔卑斯的雪水、雨水流到瑞士一边的日内瓦和洛桑却只是普通的地下水——伊云地下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冰川岩层,这层天然矿物过滤网,才是伊云水的本源。

我的午饭在另一个免费饮水点蔻德勒(Cordeliers)解决——一个汉堡外加免费伊云水。身处欧洲腹地,右手汉堡左手矿泉,非常另类的午餐!抵达之前听人说赌场附近有一家中餐馆,但是我找来找去都没有,找人询问才知道那家餐厅已经关闭大半年了。看来在欧洲风行一时的中餐也“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用伊云水



伊云即景

洗过手——这应该是一生最昂贵的洗漱，见到那对布拉格母女静静坐在路边微笑看我，仿佛看透我“糟蹋”伊云水的用意，我对她们甩甩手上的水滴，说：“这不是我的错，反正水就这样不停地流。”

话刚出口，我突然呆住了——欧洲，尤其是法国，是世界上最讲究节约能源的国家之一，我熟悉的那些巴黎白领人家，为了达到节约洗澡水的目的，不惜花费一两千欧元在家里安装雨水回收再热设备，而在边远的伊云小镇，为什么忍心让珍贵的伊云水白白流淌？即使没有自动开关，也可以安装简单的节水龙头吧？

带着这个疑问，我依依不舍告别伊云——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也许当我下次再来，取水口已经安上水龙头，但愿！

旅游提示

Evian 的译名有多种,“伊云”是根据英语的音译,正宗的法语发音为“埃维安”,港台音译更奇特,叫“爱维养”,煽情得很。

1. 交通:最便捷的路线不是直飞巴黎或者里昂,而是乘飞机直航瑞士,从日内瓦乘车到达伊云 1 小时 40 分钟,从洛桑乘坐 CGN 轮渡到伊云 40 分钟。

2. 住宿:伊云镇有包括五星级酒店在内的各种酒店 40 多家,住宿价格根据季节上下浮动——旅游旺季(夏季和冬季)的价格在 50 欧元到 400 欧元之间,淡季(春秋两季)价格在 30 至 300 欧元之间。Evian Royal Palace 是镇上最豪华的酒店,2003 年八国峰会首脑均在此下榻。

3. 伊云大师杯高尔夫球场(Evian Masters Golf Club)坐落在莱芒湖畔,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女子高尔夫锦标赛——“伊云大师杯”的举办地。这里也是法国球星齐达内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场,18 洞的球场占地 142 公顷,每一洞的景观都不一样。

4. 闻名法国乃至全世界的伊云水平衡中心(Evian Spa),位于 Cordeliers 林荫小道尽头。它成立于 1902 年,1984 年改建为“水平衡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你可以轻松享受到伊云天然矿泉水的神奇力量——SPA 用水都是伊云水,很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在妈妈带领下到 SPA,宝宝在伊云水池里游泳,母亲在这里恢复体形。

5. 漫步街最西端的“水上花园”Pre curieux,是伊云唯一的“湿地生态景区”,可以找寻阿尔卑斯山水源地。

6. Source Cachat 隔壁是“伊云矿泉水博物馆”,里面展示水源地从 1789 年被发现,到 1905 年正式装瓶、1965 年开始大规模量产至今等各个不同时期的瓶身,以及从 1990 年开始至今每年推出的纪念瓶,免费参观。



佩里格：半城田园半城往事

暑假开始的时候，我搭朋友的顺风车，沿国道 A89 从波尔多 (Bordeaux) 去一百公里外的佩里格。车穿过圣爱米利永 (Saint Emilion) 后进入产酒区，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刚刚结果的浅绿色小葡萄一串串垂挂在藤蔓上，无忧无虑地生长；波涛汹涌的多尔多涅河时而出现在公路左边，时而转到右边。事实上，国道 A89 并不通过佩里格，这条横贯法国东西的大动脉从波尔多产酒区出来后，直线向东，佩里格却在正北方向 3 公里，想去佩里格只能在巴格那斯 (Bagnas) 下车。

佩里格 (Périgueux) 是多尔多涅的首府，坐落在法兰西中央高原西部边缘，是古罗马时期“人类谷” (Vallée de L'homme) 的中央城邦，城中满是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被誉为法兰西的“艺术与历史之城”。多尔多涅河最大的支流伊斯尔 (Isle) 河就从小城南面穿流而过，灌溉着两岸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身列法国十大名酒的玛歌 (Margaux) 就出产于此。

佩里格还是法国黑松露的故乡，这种被称为“黑色钻石”的菌菇，是目前世

界上价格最贵的食品,一公斤新鲜松露能卖 2000 美元,进入餐馆后,价格还要打着滚地向上翻。每年秋天,佩里格各家旅行社都会组织规模浩大的“松露之旅”,去河谷上游寻找这种埋藏在橡树或榛树树根下面十多厘米深处的小玩意儿。不过我来的不是时候,山林深处的松露还只有鱼眼那么大,我只能把所有行程都放在城里。

盛夏时节的佩里格格外幽静,照射在古城上空阳光也不像南方那么炽热,如果站在街角来一个深呼吸,能感受到空气中似有似无的青草味道,那是季候风掠过四周田野的结果——这就是法国西南部难以言说的美丽细节。

左脚城里,右脚城外

从城南进城,必须跨过伊斯尔河,有两座大桥可以选择——较近的桥在拉卡奈大道(Boulevard Lakanal)上,过桥几百米就是美丽的德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城堡下面的环形大道德斯阿瑞奈斯(Boulevard des Arènes)。另一座多密斯尼(Daumesnil)大桥在拉卡奈大桥西面 600 多米远,是佩里格最古老的石桥。我之所以选择从这座桥进城,是因为大桥正对名闻遐迩的圣伏龙教堂(Cathédrale St - Front),站在大桥的城外一侧就能清楚看到教堂的五个尖顶。

过桥前先经过皮埃尔·玛格纳路(Rue Pierre Magna),这条路过去是老城与外城的唯一通道,佩里格人从这里到城南种田、摘葡萄,去林子里采榛果、挖松露。想当年,头顶水罐的佩里格村姑和荷锄而归的帅哥们应该在这里发生过很多“城南旧事”。站在桥头远眺,皮埃尔·玛格纳路笔直向南,一点弯儿也没有。盛夏的阳光从行道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孤寂和永恒的平和”。没有车辆通过的时候,我站到公路中间举目瞭望,视野远处,佩里格美丽的南郊风景一览无余。

几百年前佩里格老城初具规模的时候,郊外的牧羊人就从这条路赶着羊群进城,雾气蒙蒙的清晨,只要听到牧羊人的铜铃,小巷里就会挤满买奶的人,花上几个生丁,牧羊人当场捉住一头母羊,把羊奶直接挤到买主的罐子里。那样的纯朴年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的玛格纳路也已不再重要,只是佩里格城外数十条公